

笠翁一家言全集

一
函十四冊

笠翁別集卷之十目次

西晉紀

論晉武帝之得天下

論蘇頌濱謂羊祜巧于策吳拙于謀晉

論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

論薛瑩吾彥論吳亾

論劉毅言中正之弊

論顧榮衛玠優劣

論殷浩擬管葛

東晉紀

論溫嶠絕裾

論祁奚舉祁午謝安舉謝元秋仁傑舉狄光嗣

論陶侃綜理微密

論王導不救周顗之難

論桓元僞旌隱士

南北朝紀

論揚雄陶潛之出處

論檀道濟量沙孫贖滅虜

論謝朓何點何胤孰優

論梁武帝好生

論夏禹泣罪梁武泣囚

論高歡遺慕容紹宗于其子太宗委李勣于高宗

論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論唐紀

論唐太宗周秦修短之議

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

論魏徵才行之對

論唐太宗于殿庭教射

論魏徵十思十漸

論魏徵王珪事太宗

論太宗圖功臣于凌烟閣

論太宗自觀實錄

論唐太宗論將

論蘇章之案事張鎮周之治百姓

論高宗之立武氏褚遂良叩頭極諫

論盧承慶考功

論漢武帝之憚汲黯唐元宗之憚張九齡

論開元賢相

論唐因鵲巢獄樹賜牛李進爵國公

論唐兵三變唐文三變

論唐之再失河北不能復取

論郭子儀不却魚朝恩之邀

論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滅樂黎韓省騶崔寬毀策

論常衮崔祐甫用人得失

論李瓘告父之反

論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論韓愈歐陽修之論陽城

論杜黃裳請討劉闢專任高崇文勿置監軍使

論帝王勞逸得失

論李絳策魏博

論李吉甫李絳之論刑賞

論柳宗元以柳易播

論裴度上蔡鄆用兵憂勤機畧

論柳公綽不誅賊吏而誅舞文

論司馬公論處郭誼

論王式談兵

論鄭縈進退之節

五代紀

論郭崇韜料梁

論康澄論事

論桑維翰輔晉

論晉以馮道守司徒

論劉知遠先正位後興師

論劉仁瞻守節

宋紀

論先儒謂取天下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
論宋太祖之得天下

論趙普之計太原

論趙普之諫太祖

論陶邴登第宋主命中書覆試

論曹彬曹翰同一宋將其後有榮盛衰弱之不同

論王旦不諫天書

論魏野林逋之品行

論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

論宋太祖之待李趙漢

論宋理宗訓廉謹刑二銘

元紀

論文天祥之全節

論元世祖之待文天祥

笠翁別集

卷之十 目次

五

芥子園

篇示世臨之詩文天籟

篇文天籟之全篇

示世

篇宋應宗贈劉龍興二絕

篇宋太師之詩李鼓萬

篇王旦不與蘇軾蘇軾賦詩

篇嚴漁林賦之品評

笠翁別集卷之十

湖上李

漁著

堦余三垣紫臣

全訂

男將蟠仙根

西晉紀

其論晉武帝得國

武帝炎司馬昭之長子懿之孫也。魏文帝病篤懿

受顧命。初武帝察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

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及懿卒。昭自爲晉公。加九

錫後弑帝髦而立璜爲帝。及滅蜀後，又進爵爲王。昭、懿、炎繼父爵，遂篡魏國號。晉李卓吾曰：懿于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臣，非孟德父子之于漢比也。旣受其託，殺而奪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反引而納之蕭牆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令有國者將奚託哉？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舊石公評

天之反曹

即曹之

所出反之

也謂昭與

炎是曹氏

之肖子非

曹氏之逆

臣可謂于

古之快談

第曹之取

漢取之于

羣雄之手

司馬氏僅

取之曹氏

之手反者

甚易出者

何難千萬

笠翁曰。司馬昭父子之篡魏。其悖逆不道。三尺黃口。皆知之矣。然論者皆謂昭炎之罪。過于操丕。竊以爲不然。夫晉之篡魏。非創舉也。殷受夏周受殷。夫有所受之耳。魏得天下于漢。旣以臣而弑君矣。能保後代之臣。無一效先王之懿範而躡其芳軌者乎。是昭之弑君。魏武教之。炎之篡位。曹丕教之。然則昭與炎者。非魏之逆臣。乃魏之肖子也。魏晉之相去。不過四十餘年。而考其所行之事。無一不合符節。噫。天道雖好還。然不料其神速至此也。吾謂從來得天下者。皆

世而下人。何苦爲其難者。王望如評。謗云父爲羊生子猶恐爲狼而況倡之以不義乎。昭與矣。爲魏肖子此論最奇亦最確。

以人得獨司馬氏之天下。乃天憤曹氏之悖逆奪而予之者也。如其不信。請以曆數計之。兩家之天下。皆以篡弑得。魏僅享國四十餘載。而晉之曆數幾四倍之。觀于國祚修短之不同。卽知天心予奪之非謬矣。雖然。國雖未失于他人。而禍患屢生于骨肉。倫殺后而罔殺倫。罔殺倫而顗殺罔。以致中外之人交乘其弊。篡奪相仍。靡有暇日。又詎非以亂易亂之報歟。笠翁又曰。有詰予者云。司馬氏之曆數較之曹氏亦不爲久。以世祖至孝愍。僅五十餘年。而晉祀斬矣。若

中宗者實爲小吏牛金之私胤當時有牛繼馬後之
謠與司馬氏何涉予曰然此語見諸載籍予知之久
矣但不敢以莫須有之情事尚論古人亦信其可信
而闕其可疑者而已矣中宗之母通于小吏牛金也
當時未必無其事但中宗之屬牛屬馬卽爲之母者
恐亦未能自決况他人乎又况後世之人乎牛繼馬
後謠也非傳國之實事也若呂不韋以懷娠之妾獻
秦太子異人其事之在當年必有獻妾生子之日月
可考豈若唐堯漢高之母以十有四月而生之者哉

以如此可據之事。後人亦僅傳疑。稱秦氏者。必曰嬴秦。而不曰呂秦。則中葺曖昧之情。不可信。以爲實也。明矣。我輩于庶民之家。尚不敢齒其陰事。況以茫無考據之事。而謗歷代帝王乎。雖然。謂秦始皇之姓呂。吾口雖不言。心實信之。謂晉中宗之姓牛。則心口相商。皆不敢信。以爲是也。古人已死。呼牛呼馬。彼不能應。第當于之以可據耳。

論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

羊祜進伐吳之計。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